



盼望

1247.5

474

3

BK37/06

盼

望

海 笑



人民出版社

A724553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通过一个叫袁科科的男孩子十年的遭遇，揭露“四人帮”迫害老干部、反对周总理，并表达了群众对“四人帮”的憎恨和反抗。

书中塑造了袁小明、石小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形象，同时也着重描写了年青一代如石勇宁等对“四人帮”的斗争，并细致描写了袁科科在残酷的环境中成长的过程；对善恶两面派者如季临，给了有力的揭发。小说通过主人翁自己娓娓道来，给人感染，也令人深思。

此书适合文学爱好者阅读，尤其适合青少年阅读。

盼 望

海 笑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郑州二七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 6.625印张 130千字

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9,900册

统一书号10105·288 定价0.40元

只有真的声音，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；必须有了真的声音，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。

鲁迅

目 录

一、欢乐的童年	(1)
二、“小狗崽子”?!	(17)
三、妈妈没有说完的话	(44)
四、“陌生”的亲舅舅	(65)
五、石伯伯和勇宁哥	(77)
六、信往哪儿寄?	(93)
七、“还乡团”和“白专苗子”	(114)
八、拍照	(140)
九、思考	(152)
十、觉醒	(163)
十一、审问	(179)
十二、盼望	(196)

一、欢乐的童年

人人都有自己的童年，不同的是有人幸福，有人痛苦。如果把童年计算到十岁为止，我要大声地宣布：我的童年是幸福的，欢乐的。

我有一个好爸爸，有一个好妈妈，还有许多好阿姨和好叔叔。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住在机关幼儿园里，在那里我又有许多好的小朋友，我们一起唱歌做游戏、排排坐吃果果。一次，北京一个电影制片厂还到我们幼儿园来拍电影呢！

星期六下午，不是爸爸就是妈妈来把我接回家住。妈妈最会讲故事了，她讲的故事真有趣，狡猾的狐狸、可恶的狼外婆、勤奋的蜜蜂和不甘落后的乌龟，她只要说一遍，我就全记住了。爸爸欢喜和我“打游击”，躲在三间房子的一个旮旯里，叫我找也找不到，可是我不管躲在哪儿，爸爸都能很快找到我。他找到我以后，就把我举到头顶上，有时还把我摔到空中，说：“你做侦察员不中，长大了做个空军吧！”我说：“我长大了要做骑兵！”因为我在小人书上看到新四军有个师长叫彭雪枫，骑在马上指挥打仗，才神气呢！爸爸开心得不得了，马上爬在地板上，对我说：“好，我的小骑兵，快上马吧！”我一跳就骑上了他的“马背”，嘴里喊

着：“驾驾！快跑！”爸爸在红漆地板上爬了一段，突然屁股一拱，把我拱翻在地，嘻嘻地笑道：“要做骑兵，就得准备从马背上摔下来啊！”我从小爱强好胜，摔痛了我也不哭。妈妈看见了有点心疼，责怪爸爸道：“这么大年纪了，和孩子没大没小，也不怕人家笑话！”

后来，妈妈提议，星期日带我去公园里，到动物园玩，说是让我扩大眼界，增长知识。

有一次，爸爸出差到南京，又把我带到石小岗伯伯家里住了两天。那次，他们几个大人还领我和石伯伯家的勇宁哥一起玩了雨花台、玄武湖。在雨花台，石伯伯帮我们捡到三颗最红最美的雨花石，一颗给了勇宁哥，两颗给了我。石伯母还送了只万花筒给我，转来转去，变化万千，好看极了。在玄武湖，我最高兴看调皮的大猴子、小猴子和雄狮、猛虎。另外在环洲上的儿童乐园玩得更有意思了，长了一小撮黑胡子的石伯伯，和有了花白头发的石伯母，自告奋勇地做我和勇宁哥的保镖，让我们两个人痛痛快快地玩了一次翘翘板。从那次以后，我觉得我的胆子练得大多了。

妈妈好象和爸爸比赛似的，有一次，她出差去上海，也把我带到上海的舅舅家。舅舅家只住了两间水泥地的房子，家具也没有我们家的多，也没有我们家的新。一进门，比妈妈高一个头，但比妈妈年轻的人，站起来热情地迎接我们，说：“啊呀呀，大姐，你来上海，事前打个招呼，我们不就到火车站去接你们了吗？”打扮得顶时髦漂亮的阿姨，也笑呵呵地欢迎道：“这就是小狗子么，快来让舅母好好看看！”

我不明白，平时爸爸妈妈都让我叫和他们差不多年纪的女人做“阿姨”，为什么今天却冒出来一个“舅母”。

“我不叫你舅母，我叫你阿姨！”

我的话才出口，就把大家逗乐了，舅舅笑得眼泪也流出来了：“傻孩子，我是你妈妈的亲弟弟，你不叫我舅舅、叫她舅母，叫什么呀？”

舅母也笑得咯咯的，一把把我搂在怀里，亲我疼我，说：“依调皮来，真叫我欢喜煞，照阿拉上海人的喊法，我喊你‘阿狗’，好哦？”

“噢噢”一声笑，我才发现舅母身背后，还站着一个扎两条小辫子、带了一条红领巾的小姑娘，她笑起来象我妈妈一样，也有两个小酒窝，我一见，就和她好上了，喊了她一声：“小姐姐！”

她摇摇头，说：“不，你喊我小霞姐姐！”

在上海，舅舅、舅母、小霞姐姐，陪我逛了西郊动物园，看了上海工业展览馆，玩了“大世界”。

舅舅和舅母见我高兴，他们也高兴，一个下午，就买了好几支奶油冰棒给我吃。

一进“大世界”的门，就有几面哈哈镜，把人照扁了，照长了，照胖了，照矮了，乐得我和小霞姐姐两个人痴笑了一阵，一直笑到肚子疼才离开。

回到机关幼儿园，我洋洋得意地说了去南京、去上海的见闻，说得小朋友们一个个羡慕得不得了。大力把我送给他的一颗红红的雨花石，当作宝贝一样地珍藏起来，虎头虎脑

的小勇一直盯着我问：“小狗子，你还看到了什么？还去了什么地方？”只有那个胖得象皮球的琪琪，噘着嘴巴对人说：“别信他，他吹牛！”我马上辩解道：“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才不会吹牛呢，吹牛的就不是人！”

我从小就不说谎，更不喜欢吹牛。三年困难时期，妈妈见爸爸工作忙，身体越来越瘦，把省下来做衣服的钱，买回来一只鸡，煨了鸡卤汤让爸爸补补身体，那天我闻到了那个香味呀，憋不住了，也没问一声爸爸妈妈，端起鸡汤足足喝了半碗。妈妈后来发现了，问：“是谁偷喝了鸡卤的？”我没有赖，点点头说：“妈，是我喝的。味道真鲜！”那次妈妈还表扬了我，说：“你老老实实承认了，没有赖，这是好的，以后就应该这样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不要赖账。”但是，妈妈也狠狠地说了我一顿：“你这个小馋嘴猫，吃饭时总归要给你喝的，怎么要偷了喝呢。记住，从今以后，给你的东西你吃，没有给你的，再好再香你也别碰一碰！”妈妈的话，我都记住了，也都做到了。现在竟有人笑我吹牛说谎，我怎么受得了。

琪琪又笑话我道：“小狗子，就算你没吹牛，我问你，你去过北京么？”

我被他问住了，只好瞪着一双大眼睛，老实地答道：“我没去过！”他笑了，笑得胖脸上的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神气活现地说：“啊，你没有去，我可去过了。北京比上海、南京好玩多了。你们知道天安门广场有多大？广场上的英雄纪念碑有多高？”他手舞足蹈得意极了。我对他能去

北京，也羡慕极了。

上小学后，给我带来了新的乐趣。学校的老师们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，教拼音时，就象唱歌一样，识几个字，就能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，书上的小狗、小猫、老黄牛、大山羊，好象都有了生命似的。第一堂课，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八个大字，只一天功夫，我就全认识了，而且能一笔不漏、一划不错地全默写出来。期中期末考试时，我十回有九回得五分，月月受表扬，期期得奖状，学校每次开大会，校长都要提到我：“同学们，大家都要象袁小狗小朋友一样，‘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’，学好本领，将来做建设祖国的有用人材！”

爸爸妈妈见我受表扬，拿奖状，欢喜得眉开眼笑。妈妈笑时，不出声，眉毛弯一弯算小笑，脸上出现两个酒窝就算是大笑了。她大笑道：“我们的小狗子有出息，能为爸爸妈妈增光了！”

爸爸平时不大夸奖我的，这时也赞扬我：“好，这是我们的狗子拿回的第一张奖状，我把这边墙壁上清理清理，准备贴你的奖状，但愿每年都能替你贴两次！”

可是有一次，爸爸不高兴了。那次，我问了他一个很小的问题，他马上板起脸训我道：“小东西，谁叫你这样问的？”

我委曲得几乎要哭了，说：“好多同学都问我，你爸爸做的啥个‘长’，有多大，拿多少钱？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好，回来问问也不行么？”

妈妈出面干涉道：“老袁，你也太性急了，事情还没问清楚，就骂孩子！”她把我拉到身边，替我拍干净身上的灰尘，补上一个掉了的钮扣，柔声地问：“小狗子，慢慢说，告诉妈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”

我说：“今天下课后，琪琪说他爸爸做的‘部长’，是管我爸爸的。我气不过，骂他吹牛皮，他说，你不信，回去问问你爸爸做的啥个‘长’，有没有我爸爸的‘长’大。”

爸爸听到这些话，光摇头和咂嘴，也没有插话。我便继续说道：“正巧，蹦出来一个和我顶耍好的同学大力，他冲着琪琪道，‘你神气点啥？你爸爸还归我爸爸管，我爸爸是书记，比你爸爸的官大多了！’我问大力，‘你知道我爸爸做的啥个“长”？’他说，‘我也不知道，你回去问你爸爸，难道你爸爸妈妈平常没有告诉你吗……’”

爸爸打断了我的话，说：“小狗子，下次不许你问这些问题，我们共产党员不比官的大小，只比为人民服务的多少，你快去做功课吧。”

我走出房间，到会客室里去做功课，偏忘了拿书包，便赶快回去拿。走到房门口，听见爸爸火气挺大地在说话，我吓得愣在房门外面了，“嗨，我真不明白，大人对孩子们说这些事有什么好处？”

妈妈也很不满意，用从来没有过的讥讽口吻说：“啥个好处，比阔气比威风呗！”

对，提到比阔气比威风，我又想起来了，琪琪常说他家住的房子最大最好，地板全是红漆的，玻璃窗全是钢框的，

家里还有沙发、大橱。大力又夸他爸爸出门都坐发亮的小轿车，他要想乘就能乘坐，司机小吴叔叔还教会了他按喇叭呢！

爸爸说：“比阔气比威风，让孩子们学会吹牛皮摆架子，是爱护孩子，还是害了孩子？”

所以，我长到十岁，始终没能从爸爸妈妈的嘴里，知道爸爸做的什么“长”。

妈妈做的工作，我早知道了，她在市歌舞团里演戏，有时也唱歌，她唱得最好的是歌剧《江姐》里面的插曲，“红岩上红梅开，千里冰霜脚下踩……”她在家里练唱时，往往就唱得掉下眼泪来，更不要说登台表演了。我从小不爱哭，但有一次跟爸爸去剧场听妈妈唱这首歌，看见妈妈在台上眼泪直淌，我忍不住了，呜噜呜噜地大哭起来，引得好多人都跟着哭。

后来我一留心，便从经常到我们家来的季叔叔嘴里知道爸爸做的啥个“长”。季叔叔有着削薄的嘴唇、圆圆鼻尖，他每次进门，总要亲热地喊一声：“袁总编在家吗？”有时，他干脆喊我爸爸叫“袁老总”。开始我弄不明白，这“总编”和“老总”是个什么“长”，有多大？便偷偷地问季叔叔，季叔叔说：“小狗子，你真会打破沙锅问（纹）到底，‘总编’和‘老总’就是我们报社里最大的噢！”我又问：“那是做什么的？”他说：“就是管出报纸的，我们市里的日报，每天都要你爸爸签字才出得来呀！啊，你问他的官有多大，他大着呢，我这个十六级的办公室主任，也归他

领导。”

季叔叔一来，跟我爸爸讲话总是声声不离“总编”、“老总”，开口闭口夸我爸爸的指示正确、及时、解决问题。进门的时候亲热地叫一声：“老总，你好！”出门的时候又是“老总，没有什么指示，我就走了。”爸爸叮嘱过他好多次，“你喊我老袁或者小明同志吧，不要老总长老总短的，大家都是革命同志，干嘛喊职称！”可是季叔叔就是不改口。

季叔叔对我也特别亲、特别好，每次来，都能从口袋里“无意”地摸出一些东西送给我，声音甜丝丝地说：“啊哟哟，小狗子，你看多巧，今天有个同志结婚，送了我一袋喜糖，我就慰劳慰劳你吧！”下一次，他又那么巧，说：

“嗨呀呀，小狗子，你真有口福，今天一个同志生了个胖儿子，送我两个红鸡蛋，我转送给你玩玩吧！”这些都是很顺便的事，又不是专门买礼物送给我的，不仅我、连我爸爸妈妈也不好意思拒绝，尽管他们每次都要皱起眉头。有一次，季叔叔是一本正经地给我送来了一件贵重的礼物。那还是我进入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我和同学们都认识了“狗”字，我就觉得自己这个名字不大好听了，同学们也一个个地和我开玩笑，有的发出吆喝狗的声音“嗷、嗷、嗷！”有的说：“汪汪汪，小狗子叫了！”一天下课回家，我对爸爸和妈妈发了点小脾气，“爸爸，妈妈，你们为啥要替我取‘小狗子’这个名字，要多难听有多难听。”

妈妈没有生气，笑着解释道：“‘小狗子’有什么难听

的，你生的那一天，有一条狗在我们门口叫了两声，我和你爸爸一商量，就替你取了‘小狗子’的名字呗！”

爸爸嘴角边也挂着微笑，劝慰我道：“一个人的名字有什么要紧的，随便叫什么都可以，无非是一个符号、标记，重要的是要这里而干干净净，不要装一肚子坏水！”爸爸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子和肚子。

这次我没听爸爸和妈妈的，硬吵着把名字从“袁小狗”改成了“袁小果”。

谁知改成了“小果”，也还是受到同学们的嘲弄，有的说“袁小果还是一个酸果果”，有的说“袁小果是他爸爸妈妈的一个好果果”，最数琪琪讨人嫌，下课后，还扑到我身上做出一种怪样子，说：“哎，大家快来吃果果，又香又甜！”

于是我又吵着要改名，爸爸和妈妈两个人商量了一天，到了星期日的晚上才告诉我：“小狗子，把你名字改成‘小科’，小科就是长大做一个科学家，努力建设祖国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我一听，立刻拍着小手，说：“好好好，我就叫袁小科，长大做个科学家，建设我们的祖国！”妈妈想得更多，说：“算了，干脆改成‘袁科科’吧，省得小朋友们继续笑话你。”

第二个星期日，季叔叔一本正经地拎来了一包礼物，没进门就嚷道：“今天我来祝贺小科学家的命名日，请收下我的一点微薄的礼物吧！”

这一番好心诚意，谁又能拒绝呢，我高兴得心儿蹦蹦跳跳，急急地打开这包礼物一看，呀，太好了，原来是一只能够在地板上打圈圈的小火车。

我一把勾住了季叔叔的脖子，亲了亲他，说：“季叔叔，你真好，谢谢你。”

爸爸妈妈在旁边看了不是个滋味，妈妈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老季，你太宠这个孩子了！”爸爸用平静的口吻建议道：“老季，你今后还要多从思想上给科科一点帮助啊。”

我得承认：从思想上给我帮助最大的，还是我的爸爸妈妈，他们在家里常常讲起要象周总理那样为人民多做工作，要学习雷锋，要学习焦裕禄，我特别高兴晚上躲在被窝里听爸爸和妈妈的谈话。

有一次我听到爸爸对妈妈说：“静珍，老季要我写几篇学习焦裕禄和学习雷锋的杂文，我想了好几天，也没能写出一篇，今天你在家里帮我参谋参谋！”

妈妈说：“老季不是在办公室么，怎么会拉你写杂文呢？”

爸爸说：“他一直吵着，不愿做办公室的工作，想做编辑工作，自己可以练习写点东西，所以我们把他调到副刊编辑室做主任啦，他一去，劲头不小，这两天老拉着我为副刊写点东西……”

怪不得，昨天我还听到季叔叔恳求我爸爸道：“老总，支持支持我的工作嘛，替我们副刊写点杂文，我的要求不高，每十天一篇，好么？”爸爸开始没有答应，季叔叔又死乞活

赖地请求道：“总编，你站得高看得远看得准，自己又是肝肿大三、四指，医生要你休息，你也不肯休息，仍旧继续坚持工作，你本身就是大家学习的榜样，写出的文章，质量高影响大，一篇抵我们好几篇……”爸爸说：“给你这么一捧，我反倒不敢写了。”季惠急了，说：“哎呀呀，我的老总，就算我没说这话吧，现在宣传学习焦裕禄、学习雷锋，你们头头不带头写文章，我们的工作也不好做呀！”爸爸这才答应下来，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我写！”

忽然，我听到妈妈批评爸爸：“小明，我觉得你们对季惠有点太迁就了。”

爸爸诧异道：“答应他写两篇杂文，怎么是迁就？”妈妈说：“我不是指的这个。我是说季惠的思想作风上有不少问题，你们应该好好地帮助他，就说他这次要求调动工作的事吧，他不愿做麻烦、琐碎、‘侍候人’的工作，而要去做编辑搞创作，想搞出点名堂来，这是什么思想，什么动机？而你们马上一口答应了他的要求，这样好不好？”

爸爸说：“唉，静珍，你可能太敏感了吧，我们共产党人批评都要有根有据，不能单凭个人主观猜想和估计啊！”

妈妈说：“我们团里的办事员，几个星期前去你们报社，找广告科要登一则演出歌剧《江姐》的广告，没找到你们的广告科长，他认识你们的这位办公室主任季惠，请他帮个忙，季惠不太满意地说：‘好吧，你就把广告放在这儿，由我转给他，横竖我们就是做的侍候人的工作嘛！’”

爸爸笑了：“他可能说了一句玩笑话，你们却当了真。”

妈妈没有笑，继续用平静的声调说：“我们团里还有一个同志和你们报社一个记者比较熟悉，据他反映，你们这个季主任手伸得顶长，分配房子时，他近水楼台先得‘屋’，又弄虚作假，把在农村的岳父母一齐接到城里，三个人变成了五个人，分了四间房子；那个记者一家三口，只分到一间房子。”

爸爸解释道：“我们知道了这件事后，并没有甩手不管。我和支部书记两个人找他很严肃地谈了一次话，狠狠地批评了他的自私自利，他也作出了比较深刻的检讨。我认为犯了错误，只要改正了就好，我们不能老记着人家的缺点，总得注意调动人家的积极性嘛！”

妈妈不响了。妈妈不高兴时，从不大吵大闹，最厉害的就是不吭声。

沉默了一段时间，爸爸先开口和解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还是请你帮我参谋参谋，我这篇文章该怎么写。”

妈妈大概还有一股气吧，冲口而出：“胸中装满人民！”爸爸没有听出妈妈的这句话是一句气话，反而高兴得拍了一巴掌，说：“好题目！好题目！《胸中装满人民》，焦裕禄是如此，雷锋是如此，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也是如此。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时刻想到人民，一辈子为人民做好事，为人民谋利益，这才是共产党员的最大的幸福！”

妈妈也变得高兴了，很快帮着爸爸出起主意来，她说：“一个人要做到这一点，就要彻底的抛弃小我，克服自私自利，真正做到大公无私，象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那样，做一